

泰和縣志卷三十五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訥重輯

藝文志

序下

銀浦唱和詩序

梁潛

吉文西百里曰銀浦陳氏世家焉去銀西八十里為泰和之梅岡則王氏居之也梅岡以王氏勝而銀浦亦以陳氏著稱山水相屬雲馳鳥飛相望也獨怪夫兩家賓客足跡不相及物情人事不當爾也及予來梅岡也王君樵雪約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一

予遊銀浦而未果其年冬樵雪獨攜子弟遊焉樵雪雖老苦嗜詩每遇山窮水僻霞烟草樹禽鳥之勝未嘗不徘徊其間然世之工於詩者既寡而知樵雪者亦少也及其過銀浦陳氏之俊曰于敬子威其從子清汶清湘輩皆工詩子威猶年高而氣盛於是二人者一相見談詩不輟皆自以相遇之難而相得之晚也淋漓樽俎之間長篇大章更相迭和至拳拳不忍別去蓋其氣同志合情好綢繆故其發於詠歌若金石奏而律呂諧鳳鳥鳴而聲氣應至於相忘以情相賞以心相矜以為高相誇以自豪雖其一時之作有不可掩者要之皆所以道其志而無傷也夫士於文辭好之篤者亦既有合焉而嘗少也故不得於天下則期

之百世之後千歲之間今夫二人者地不相遠又同乎一時自今已往梅岡銀浦之上載酒而問奇者吾知其衝乎道路而未止也既而樵雪合其所和詩凡幾首屬予序予方悔恨於未遊讀其詩而喜之遂為之序

泊菴集

重遊龍城寺詩序

梁 潛

予之來梅岡喜得龍城以遊既而遺樗曾先生自歐鄉而來館於龍城先生嘗仕於朝為秋官郎中多學而博聞而寺之僧曰翠微師者亦能詩而善謔吾於是屢遊焉不徒喜得龍城又得遺樗也六月既望秋序甫臨火薄金氣煩炎益烈遂與吉文錢君稽稼攜諸生復遊焉陟高阜循大堤步喬林之茂蔭既而遺樗與翠微師亦徜徉而出逍遙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

容與俞俞如也其時微雨初止澗吐白雲谷暢異芳綠樹引風颼然滿襟笑談既洽樽酌亦勤及夫夜久而天曠明月東出萬籟之聲如奏琴簧遂欣然有作錢君最生成明日集為帙凡若干首嗟夫同遊者雖寄此或暫去而輒來不可知也予去而縻祿於朝欲遽歸而遊此可得哉

泊菴集

臨清八景詩序

梁 潛

泰和邑西鄙多大山連荆湘而極廣海而所謂津洞者則劉君民望所居也連岡仄徑蒙茸陰翳即其深而後豁然開曠平疇淺谿稼穡茂而蒲荷鮮俯而四顧則垂崖修麓雲霞落而烟霧霏仰而望之則危峰飛瀑如在天上猿鶴之聲莫知其處蓋可怖可愕可喜可壯之狀萃於其所居

又僻遠窮絕非有通道往來行旅之求售者不至賓客故
人非好奇者不遊焉民望於是得擅其勝以窮登覽之樂
蓋好之篤而人未嘗知也使其居之勝矣而遊者眾焉車
輪馬跡之交乎其間民望固將厭其塵埃惡其煩囂矣亦
何足以樂也惟其甚美可樂而人不之知獨民望能得之
所以尤勝也民望之尊君子英甫抱材而不求知於人今
已老矣民望與其兄民瞻方壯年英偉其材美有不可掩
者夫進取之士嘗志乎宦達而幽散夷曠之徒嘗放乎山
水放乎山水雖任情劇意無傷也志乎宦達而溺焉者君
子不取焉民望不溺於彼放乎此耳何傷先是白水縣丞
陳孔立先生嘗愛其地之勝而病其蔽於幽遠也因其八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

景相與賦詩美之矣其從弟彥偉又求孫君子賓繪為圖
予之歸也邑庠生王濂以求予序之夫玩其圖誦其詩又
讀予序其能蔽於幽遠哉吾恐民望將不能擅有其樂矣

泊菴集

二妙王先生詩集序

梁潛

二妙集者徵士竹亭先生監察御史子啟先生之所作也
二先生當至正間嘗以舉子業貢有司不偶乃肆力於詩
與大梁辛君好禮楊君伯謙上元周君伯寧清江彭君聲
之豫章萬君德躬倡詩道於東南先生觸景遇事凡可喜
可愕可怒罵可太息者一切寓之於詩期以闕世教為務
平生著作不下數萬餘篇值兵革幸存者無幾辛楊周萬

四君子先後去世而聲之先生獨存徵士君與之商榷去
取於僅存中得詩若干篇同里蕭翬鵬漢好義士也嘗從
徵士遊乃取而刊之俾垂不朽既畢工又取御史君詩三
百餘篇併刻之題曰二妙集以書來屬予序其右嗟乎予
於王氏有潘楊之好知二先生事實為詳可不叙以志其
美乎竹亭君於至正癸巳間江西行省叅政全公子仁分
省贛州以竹亭君行誼薦於朝命下俾任福建行省照磨
又數年宰臣較理歲月起授吉安路治中先生知時不可
為俱固辭不受後歲餘戊戌而江西陷先生益韜晦山林
明初太祖皇帝龍飛淮右蕩平羣雄海宇寧謐而先生已
老嘗以經筵說書徵至京又廷授福建鹽運司副使先生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

懇以書生老不任事辭遂家居以壽終子啟先生洪武庚
戌以教官舉適是年歲星在戌遂拜監察御史與永豐丁
堅子節同邑劉毅原實等十八人俱次年僉憲廣西又三
年守成都府崇慶州亦以壽終於家二先生端方嚴重所
為詩沉渾雅淡質而不俚華而不媚大夫士多傳誦之今
鵬漢捐貲而壽於梓噫饒財者競以其餘施於方外以祈
福田鵬漢乃用心於二妙俾子子孫孫知詩書文物之可
尚馴習夫義方之訓其識度超越常人遠甚則二妙之刻
豈小補哉

伯菴集

一樂堂詩序

梁潛

王君三綱孝弟人也其二親既康強無恙其第三紀亦侃

侃循禮知學行三綱樂之於是取孟子三樂之語以己之
有其一也名其堂曰一樂來京師能詩者皆為歌咏之三
綱以屬予序夫父子兄弟之樂人之所深願而得之於天
者有不可必也而或得之也又不自知所以樂至於閱牆
而誅語此又家之可悲痛者也三綱家多良田課僮奴力
耕歲收粟千斛果蔬連畦松篁連林牛羊之畜盈谷泛於
川泳於渚渺然湖海之恩即幽而探阻傲然山川之樂旨
甘苾芬出乎中饋者不必水陸之珍而子弟賓客升堂拜
慶相與舉觴而上壽故人知己或歌呼而笑傲極意而任
情者皆相望於物外世表此皆可樂也而三綱意不在是
者豈不以人之所能至力之所可為者舉非其情之至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五

獨得之於天者乃為深慰至幸則其樂可勝道者哉夫人
之所能至力之所可為者某不以為樂則推是而求其用
心雖富貴聲華貧賤有不足易其志者矣此君子學道者
之所難而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忤者在是也三綱知以
此自力其樂又如何也三綱之尊父雉雪居士予嘗見之
京師豪飲狂吟談詩不輟尤好蓄名畫古書遨遊江湖則
載置舟中觀其所喜好其襟度蓋可見矣予宦遊去家十
五年見閭里故舊真如空谷足音况有如三綱父子之賢
者哉故喜為之序詩凡若干首

泊菴集

迎薰樓詩序

梁潛

泰和羅養吾築樓而名之曰迎薰其來京師也屬能詩者

賦之又求予文為之序予嘗愛其所居地曰洞源去城邑稍遠而羣山高出百里之外望之尤奇凡居其下者對之足以樂也况又有樓居如迎薰者哉按傳記薰者南方夏至之風薰和融洩長遂萬物即所謂景風者八風之一也爾雅以謂王道平暢致景風舜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大治成康四十二年之間薰風潛暢豈雍熙和平之時亦若此風者哉夫上之化及乎下下之被其化為之鼓舞動盪者要之無異乎風之動物也養吾生乎太平之世沐浴膏澤以休其躬憂虞驚慮不入其懷意其登高以望遠也氣逸而神放而薰風之來又蓬蓬然適與之遇自其外蕩乎其中交暢旁洽其一時所適為何如甚矣其可樂也然養吾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六

之樂亦知其所自也哉夫涵煦於太和之中而不自知其為樂與相忘於其樂而不知其樂之所自者皆可樂也昔楚子坐蘭臺有風颯然而披襟以當之曰快哉此吾與庶人共之者不知楚子是時其風果如是其樂同乎今之人不同也然養吾是樂又王公大人爵位名祿者之所未暇則雖如楚子猶不能同之是宜以之名其樓而播之於歌咏焉予於山林之樂未嘗忘之而不能得徒取其詩諷而誦之也遂為之序

泊菴集

石岡書院詩序

梁潛

西昌城東南三十里有山曰石岡蕭先生自誠家其地凡十餘世矣松竹鬱然庭宇幽曠則所謂石岡書院者也蓋

先生之七世祖儀鳳之所建宋未毀於兵儀鳳從孫梅溪復創之元季又毀於兵則梅溪之孫三溪創之三溪則先生之尊父也始終百餘年書院之毀而復建者三焉夫人事有興廢理固然也然君子篤志勵行乘時以圖不朽則不係於是焉儀鳳登宋漕貢進士致身顯官其裔子安亦仕宋為諸王府掌記丞相文信公敗而南也子安從之起兵一時豪傑慕義之士皆聞風而起及丞相之被執也子安死之千載之下聞之為之慨然夫丞相之名節與天壤並立而子安亦可謂烈士矣嘗聞鄉之故老言丞相敗事時云當時死者極多事既無成其家人子弟懼禍往往諱言之故忠臣姓氏多泯滅不得列於太史氏以暴白於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七

後世然至今鄉人有得丞相要結起兵時手帖者猶什襲之不忍棄去嗚呼遺墨敝楮猶寶之如此至於死節之士何獨諱言而使之無聞哉有如子安者豈不深可痛耶古稱志士殺身成仁求無媿於心而已睢陽之士從巡遠先後死者豈必盡書之史氏也苟無愧於心焉書與不書又不暇論也子安之死此石岡之偉烈也在鄉人所當仰慕者况蕭氏之子孫守其遺構舊業者哉自誠先生敦厚而信慎雖老猶喜道其事則其志可見矣今年冬來視子省身於翰林以子安之沒已久而書院存焉求一時名士歌咏之且謂書院名教之地也而子安事有關名教甚大以予為史官屬為序夫發潛德而紀先賢後生之責也予不

敢辭故備書以序之讀是詩亦可以興矣

西江志

長林書屋圖詩序

楊士奇

長林書屋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之故居也在廬陵吉水之間前有金螺白鷺之勝後有青原石隴之奇夫容天玉墨潭諸峰截然相望於左右而文江之橫帶滄洲之演迤層阿複瓏青林白石之迴抱於旁近者實江南勝處也公世家於此自其擢高科陟清華其身之不至焉者殆二十年而其心未嘗一日去此也間命善繪者為圖以旦夕接於目適於心而與公相知者又賦詩其端以道公之意夫古之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仕矣亦未嘗忘乎其平昔邱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八

必在乎兼濟而所自得於內者不以窮達而有所變也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沉酣溺焉變易其所素此其人可與有為者乎公少居於此樂於此久而不忘於此蓋人之情也顧今遭遇聖明居斯文之首任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時方圖畫其所當為者以仰答盛遇之不暇其暇乎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所圖殆所謂寄意者乎嗚呼觀公之所存將公之所為誠可見矣余知公有素三復此詩安得不以為士大夫道哉遂為之序

東里集

梁畦樂先生詩集序

楊士奇

詩以道性情詩之所以傳也古今以詩名者多矣然三百篇後得風人之旨者獨推陶靖節由其冲和雅澹得性情

之正若無意於詩而千古能詩者卒莫過焉故能輕萬鍾
介千駟翛然物表俯仰無慚豈非足乎已而無待於外者
乎是雖不必以詩名而誦其詩者慨然想見其為人吾邑
畦樂梁先生生元季蚤失怙下董帷設絳帳資束脩承歡
母氏後以二子績學制行膺政教之任長歷官翰林春坊
次任溧陽學博俱卓有聲望素佩先生之庭訓者也先生
嗜恬澹屢徵不赴就養官舍日與名公卿稱觴賦詩相樂
也已而嘆曰吾二兒頗稱任使可上報朝廷矣盍求吾之
所自樂乎仍歸休柳溪濠梁之間有畦數畝可耕可桑可
漁可釀可濯可蔭獨闢一軒日督諸孫問學其中人非縫
掖士不日來至有慕先生彞範數來請益者先生弗類倦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序

九

勤誘以德義方正於聖賢之道靡弗貫下至諸子百氏皆
約通大要為文章猶樂於詩歌天氣爽朗時臨清坐茂望
玉華武姥諸峰謳吟翛然以為常蓋先生於詩自三百篇
以還若蘇李枚乘若建安若六朝以及盛唐諸名家無不
涵泳融液如己素有而又志平而氣和識遠而思巧故見
諸篇章泐泐焉穆穆焉簡寂者不失為舒徐踈宕者必歸
於雅則優柔而確譏切而婉先生之於詩可謂至矣然緣
趣而作既罷即棄去間存其稿遇有愛重之者聽持去不
靳故雖詩名聞一時人咸以不得全見為憾士竒自幼聆
先生之教間記所嘗誦記若干篇為一卷於乎世之不考
於古者衆矣先生敦用乎古者雖不獨其詩而所以名諸

人人者亦不待詩顧自有可名者而使聞先生之名因詩而求之以知其性情之正則是篇烏可少哉烏可少哉是以僭冒序之集東里

泊菴先生文集序

王直

梁先生之沒既二十五年其子侯官令叔蒙刑部員外郎叔車編次遺文為十六卷屬直為之序直與先生居同里且有連少從先生遊而辱教為多其何敢辭先生於泰和為儒家代以文學顯至先生尤俊邁不羣嘗從直之叔祖僉憲公子啟授詩經而其伯舅陳公仲述亦以古文有盛名先生皆獲承教凡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而於左氏傳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每注意焉性命道德之奧文章著述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十

之妙多其所自得而充之以奇氣發之以逸才沛然莫之能禦遂以文名縉紳間同遊雖多獨與少師楊公士奇最相好有麗澤之益永樂初修高廟實錄先生徵自縣令與執筆其間據事直書精切詳雅書成授官翰林及修永樂大典又命先生為總裁該貫古今細大畢錄時太宗皇帝在位德化大行天地清寧民物咸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和氣充溢嘉祥薦臻文學侍從之臣皆形諸歌頌及朝廷有所述作先生與二三閣老實冠絕一時四方求文字者必求之先生蓋先生之文溫厚和平而豪壯逸宕之勢寓焉如江河之流汪洋衍迤一與風遇則波瀾勃興魚龍百怪出沒隱見可喜可愕真當代之傑作也仁宗皇帝在東

宮監國雅知先生而親任焉嘗賜詩以寵之先生孝友忠
信平易正直而言行必由道其在侍近夙夜敬恭竭誠無
隱凡所言於仁宗者皆本於仁義他非所及也竊嘗論之
天之生賢以文行名世如先生者實闕乎世道不偶然也
當國家興運之時清明純厚之氣始復而先生得之以生
加以世澤之隆師友之懿篤志力學遂為名儒鋪張摩造
之洪休贊詠繼明之偉烈勒之金石傳之後世而其餘力
又以足夫天下之人之所欲於戲是豈偶然者哉先生名
潛字用之泊菴其號也初舉鄉貢進士為蒼溪訓導以言
天下大計擢為令歷四會陽江陽春皆有治聲遂入翰林
為修撰陞侍讀兼春坊贊善而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十一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直故詳而書之以為文集
序使讀者有考焉

柳菴集

愛蓮亭詩序

李穆

丹陽鍾侯雲判吾泰和之初年因廨宇之南有魚沼改為
蓮池且作亭其上為退息所匾曰愛蓮亭將有待也又明
年癸丑夏蓮花盛放侯為之喜方圖會僚友燕賞為樂適
縣境水災民候極濟甚急於是太尹石埭吳公躬歷被水
之處以振貸安養為務侯則率民之有餘力者修築堤防
蚤作夜息弗遑寧處越二旬有奇縣以無事而蓮尚無恙
侯益喜曰種蓮而待其成於三年之久蓮果不負於我蓮
開而待吾賞於一月之餘我當不負於蓮乃置酒亭上以

償前願為時薰風南來清香滿亭列坐以爵禮度雍容乃
取蓮葉刺其心與柄通屈如象鼻注酒其中傲古碧筒杯
以次傳吸而又出藕於泥剔于於房以充籩實主勸賓酬
懽如也酒半吳公執爵起而言曰吾與二三子異鄉而同
處一樂也同處而協恭二樂也先憂後適而於心無愧久
勞暫息而於情甚快三樂也况蓮之作花有次第必以待
吾賞若有契焉四樂也夫賞蓮亭而具此四樂則其樂有
自庸可忽乎衆皆曰然吳公遂賦愛蓮亭一詩揭諸楣在
席者皆和之邑士大夫得於見聞者又和之亭之名遂日
以遠嗟乎蓮之美其見於濂溪先生之說尚矣故凡後世
清修通直之士之慕乎濂溪者率多愛之若今之鍾侯是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十二

也侯之官吾邑也仁厚存心惠愛及民而飲冰茹蘗所恨
不能致者丹陽之水耳於他物一無所愛吳公深知之此
倡和之詩所以宣其和樂之情者自不容以不作也昔濂
溪宰南昌後人作愛蓮亭於縣治守南康後人作愛蓮堂
於郡圃皆以寓景仰之意然未有如今之實有是蓮亦未
有如今歌咏之樂之盛如此也夫人以德重亦以文而傳
召伯之在南國德固足以感人而非有甘棠之詠亦幾乎
息矣今西昌人士之於侯亦如南國之人之於召伯而又
加以此倡和諸作足以趾美甘棠則侯之清操仁政將不
由此而遂播於後世顯於無窮哉余亦廁和詩者之末因
侯之命故復序其首簡云

宏治志

清漢廻星卷序

劉鴻

漢南楊侯用章以宏治己未廷對高第明年出尹吾邑政成書最薦被旌獎今天子嗣位明揚首拜召命鳴騶在門雙鳥將舉邑人戀戀如失慈父母而侯亦眷然不忍遽棄去然君事不可違也章縫之士相與謀於鄉校曰行必以贖非無處也第侯蒞官以來操履粹白侯之政可歌也於是學博四明鄭君子瞻湘陰劉君光貴順德岑君世喬而下諸生咸賦之詩長篇短章更唱迭和有稱其孤介之節者有錄其子惠之仁者洋洋然好聲盈耳卷成題曰清漢廻星授子俾為引於戲諸君子抑知我侯為邑更始之難而延譽之永乎夫名不驟起者勢也行不中毀者誠也侯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十三

之所遇勢則難矣吾邑故多良宰往者不必論自國初以迄於今公清易簡有如劉侯昭先聰明剛果有如郝侯思讓嚴肅明決有如孫侯公與勤慎慈祥有如奈侯耀寬厚豈弟有如劉侯芳顏侯夔之廉介公方譚侯昇之果毅有為陳侯穀之鎮靜機宜吳侯必顯之暢平易曉沈侯時之令行禁止彼其始皆未嘗承弊政未宜以相校侯下車當沓冗借署之餘苟且之政先後相蒙紀綱廉畧隳圯殆盡侯方補救之不暇此其勢誠何如哉他人耀聰明役智數或可釣名於上下侯操矩矱而為方員有所謂範我馳驅不失其正也者勢如此宜其闇然人莫窺其際涯然誠立信孚偃師之術象方敗露而侯之清譽始勃然而起樸然

而完矣夫豈偶然之故哉凡此皆侯已為者也其欲為者居可知矣彈丸黑子之地固不足當敏手所以騁驥足而揮牛刀者行矣茲其時哉言既有趨而進者曰為大於細圖難於易願大夫慎終如始毋忘其宰邑時願大夫明目張膽正色立朝以匡聖天子維新之政願大夫得志盡行其學以利於社稷以康保我民區區泰和之赤子亦遠有庇哉侯曰斯言不佞請書以壯吾行投之赤囊再拜清塵三酌而別

康熙志

書香圖序

曹彝

經書道理想法象也忠孝天地正氣也天篤生聖人以聰明中正之德闡洩於六經垂教於萬世使天下後世闐闐咸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序

十四

趨於道義之正域然則天下後世讀聖賢之書者何也皆求所以復其忠孝心性之德也後之淺學不悟心性之理惟圖記誦文詞徵求爵祿一得志遂昂然侈然直任以為得曾不知其不孝不弟一旦得君而事冀其能忠君愛親者萬萬無此理也學口蕭氏歷傳書香之家也韓撫匾其門曰祖孫科甲兄弟徵薦學口聚桂而世多繪圖為之題者蓋按志則黃門侍郎國子祭酒子雲仕梁御史大夫慶遠諫君而謫闕進士防禦使渾丁喪不受元聘隱居不仕有孫均亮生元盛時旌表孝子今四方一統豪傑振作有善高先生克類祖禰之行請五經師教六子而以子貴贈中書真所稱禮樂衣冠舊族而為他族所仰法者也所以

冢子廷珪獻君遇國典詔旌廩膳德學入京師授內閣中書舍人弟廷政君郡薦孝子真才授寧波府訓嗣後庠員濟濟士氣駸駸倍昔家近城闈多蓄圖書余領鄉書幸仕泰和嘗與賢昆仲博考理學曰惟修己者能治人而俊秀英偉之趨於黌校者露竚星駢廩餼膏火當自警省也今予官翰林又得與朝夕肄息其鄉先生立殿陛領縉紳者比肩接踵皆樂觀其書香圖夫國學司成尊重都御史清峻進士防禦使風憲中書清顯校官清尊則前當道所題祖孫科甲兄弟徵薦聚桂歷傳書香不替按之題詠名實相符不有足為一邑重者哉

練熙志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十五

少師兵部尚書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為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為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己傲物為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叅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制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己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攝服至有輿論不一頃上聞者既而聞卒從先生言其

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為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為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為病矣揚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議論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十六

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牀以其續文稿授予曰其為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余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何可死也國家柱石後進儀型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余一人哉思其遊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收淚而序之如此

西江志

周是修先生集序

王世貞

當建文初人主厭馬上之業集郡國賢良文學登金華白虎之地於是解大紳起自謫楊文貞與泰和周是修先生

起自薦而二薦者用王國官入史局與胡光大金幼孜胡若思梁用昭諸公皆江右人又皆同官相切劘為古文詞是修先生齒稍尊其詩與文貞皆工為清雋溫厚之語不專以其才逞當燕師之下金陵諸公皆相約死難然皆不果獨先生從容具冠帶雉經於學宮之尊經閣文皇既紹大位追憐死難者甚慘至先生名忽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何問為於是先生獨以其遺體完又能完其族而於先生之遺詩文其禁則亦獨寬然流竄艱難之餘所存者無幾矣文貞際風雲登宰輔後先生死四十一年乃始能誌先生之墓而微露其歎於是先生之集始出有梓而行之者余故嘗卒業焉而萬歷之紀元下詔追表故死建文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十七

難者祀於郡國存卹其後人金陵為先生死地得羣祀而泰和其鄉又有專祀先生之裔孫應鰲自以進士起家丹陽令余過丹陽治令出先生之集而授余請序之夫先生詩所謂清雋溫厚者與文貞皆得虞揭之逸響固無論即一時諸公或雄而博或暢而裁要皆雖雖治世之音不大詭於格驟舉而讀之未敢有甲乙者至一聞先生名而神氣忽若王目若開而明舌若津而潤諸賢之什非不工固有黯然沮索然離者要不知其所自也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夫豈直以其辭將亦以其人哉先生之文不能當文貞夥而益自斐然即詩可以例已余膚立人也烏能序先生集聊因令之請而書其願為執鞭

者而已西江志

槎翁文集序

鄒守益

往歲讀劉雲表祭槎翁子高之辭稱其為廬陵岱宗而反覆慨嘆以為古道所向而俗子之嗤未嘗不迥爾而笑曰古之不入於俗久矣求合於古則必拂於俗而闐然媚於俗者且將得罪於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侃侃尚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矣特槎翁已乎方元之不綱也輕儒術而崇吏威驅一世於權利之途而子高恂恂以經史自課歛精蓄銳以肆於詩文思與古之作者馳騁上下而無所撓天下大亂避兵里良山中拾木葉挹泉研石以相唱和遭逢國朝以明經掌職方出司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十八

北平憲事茹藕被素不以家自隨時從庫吏假圖籍千卷嗚嗚凡上及貳禮部攝冢宰齒髮耗矣而志不衰故其詩沉致勁竒自成一家其文雄渾閎雅馳驟而有餘力昔上蔡先生曰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都看不得跡翁之見可謂透此關矣故其自許亦曰平生無能過人者獨富貴貧賤之適然吾前曾不以動其心而孳孳焉惟文學之自樂嗚乎使其移平生精力以從事於濂洛之緒則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所立殆不可測然而已蔚然可觀矣詩曰職方集宋學士景濂評之以傳文曰槎翁集羅吏部允升手校正之以屬徐郡侯士元俾登之梓於是距翁百有五十年矣以百有五十年而殘編散簡猶為士君子所

愛慕而思以永之回視豐貲高爵氣焰炫赫而今且蕩為冷風者所獲不既遠乎刻既成侯遣倅示予山中乃論其世以風厲學者使知求合於古而毋以俗為進退也

西江志

西昌存古錄序

羅欽順

宋山谷黃先生嘗令吾邑邑有祠以祀先生在快閣西偏迄今三百餘年矣中間嘗一再廢輒有賢者為之復之宏治壬戌附祠之僧寺弗戒於火併祠毀焉滇南楊侯南金時為令喟曰茲吾責也亟以公牘白於部使者侍御王公哲少叅王公綸憲僉王公啟言所當興復之狀與所以興復之方諸公咸韙之侍御公以謂寺因祠久祠以寺隘今茲之火先生其有靈哉遂檄侯規劃寺基以宏其制侯奉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十九

若唯謹時適有良材當入於公者侯因取而用之祠故有祭田復經理其租不以為之助祠成而民不費一錢而其宏偉高深率加於舊十六七新壇有泚遺像儼然凡君子小民所以尊仰先生之心於是無不慰愜鄉進士劉君鴻謂侯茲舉實闕治化不有紀述來者曷徵乃具著其事之本末為書一編名曰西昌存古錄而首之以贊詞傳序以槩見先生平生終之以先生登臨原唱及後賢賡和之章以見先生之高風遠韻有以歆動乎人人者如此至若祠址之圖祭田祭器之籍皆有繫於祠祀而附以蘇東坡孤鴻之闕文信國漢節之章又義所當存者也侯取而壽諸梓將俾茲祠永永有徵既畢工屬欽順一言以為之引辭

不獲命竊聞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古則幸之者有復古則喜之者蓋古制已而天下之治日入於靡雜有能存之將已之際復之既已之餘世道實為有賴夫安得不為之喜且幸哉今一祠之復其事雖小而善政得民終有不可諉者固於是乎在後之來者進拜於祠下退而閱乎是編考其時論其世其能無所感乎即有感焉必將求先生之所以為令者以加乎民夫然後知吾楊侯之所存有不在於香火豆籩之末者矣蓋先生為令慈祥豈弟民不忍欺而其詞章操行亦皆有過人者可為後人師法跡塵深遠超然獨得哦其詩尚可以想見其為人茲其祠之所以隨廢而隨復也楊侯政崇易簡不一毫擾民蓋於先生有合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十

好古崇正尤汲汲焉其所欲存而思以復之者殆未可一言盡升階漸達方自茲始夫安知將來所錄不有富於是編者乎

整菴存稿

七星文集序

羅欽順

自昔擅名文苑者皆夙志早成博學多通之士夙志早成天也博學多通人也經天之精緯人之蘊妙合而為文固宜適麗瓌奇鏗錡炳蔚可喜可愕而天下莫與之爭能然其於道有淺深則行之有遠近故有志於不朽者不以辨博高天下為足恃必將深求斯道而戴之以行庶幾仰協前聖而弗差俯埃來哲而無歉然亦希矣吾友劉雲表先生生而穎悟絕出方幼學把筆為文字語輒驚人川湧瀾

翻雲蒸龍變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年益長學益博文益奇
往往受知於名公鉅人而其名遂聞天下天下之士莫不
願從其遊行李東西爭先迎候質疑請益之外求其文者
接踵先生舉欣然應之長篇短章人滿所欲濬長源於經
史蒐百氏之精英浩浩乎出之無窮恢恢乎其無所不有
也然其冲懷遠度千古為期反約窮深惟日不足用能盡
人情物理之變協是非取舍之公酌正體之變通判儒學
之得失而一無所苟使知言之君子取而讀之其心將莫
不灑然以為有合無疑夫才高而無據則易淫學博而無
統則寡要是雖其文之工妙有以震動一時然旋踵而散
已磨滅以盡亦其理也其視先生之文可同日語哉先生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十一

早膺鄉薦竟不得志於春官年僅五旬忽焉長往懷奇器
而弗試孜孜深造而不能無遺恨於所止也可不惜夫先
生既卒故人厚者咸切傷悼且圖經理其遺文以傳會吉
守任侯象之入朝錦衣指揮余君世臣首以為言侯曰是
在我歸即謀於泰和令區君特行徵稿其家得記序等文
十有八體釐為若干卷刻之堅梨於是先生從子貞嗣子
栲與邦人士謀來謁予序夫有文若此當不假序以傳至
於數君子樂善之誠尚文之美則非序無以見也抑先生
平日涉歷既廣應酬亦多茲集所編惟據此藁四方人士
之所得者或頗不在集中若其五七言古近體詩歌尚皆
編次未就將來豈無君子兼收而併刻之以備一家言俾

異時傳文苑者有足徵乎此又予之所不能忘言者也先生名鴻別號七星居士因以名其集七星本地名在澄江之南一舍而遠劉氏居其上垂數百年世承宦學至故雲南憲僉公益顯憲僉剛稜嫉惡壁立千仞以鐵心為號而人莫不信今以鄉賢附祠學宮先生其季子云

整卷存稿

龍泉掌教蕭先生遺稿序

羅欽順

故龍泉掌教吾邑前輩蕭先生遺稿一卷為五七言古近體詩百五十首啟二首贊辭一首凡百五十三首皆手筆也先生諱孔資字愛同別號歸叟初起明經為霸州訓導秩滿陞教龍泉俄以將母歸歸二十年而後卒平生述作頗富其仲子儒士津寶藏惟謹叔子聰以先生遺命占籍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十二

新野竟起鄉薦為內黃訓導及致仕始克一歸時則儒士君沒已數年而先生手筆不無散失僅得此稿於故麓中寶之過於琬琰置諸衣笥出入與偕又數年而其子麟亦以鄉進士訓導高郵乃出以授之麟於是釐為長卷以便諷誦某嘗得而讀之大抵平正典實本於性情而約之義理乃其剛直不屈之氣亦自隱然可窺其字畫明潤圓勻頗有晉人風致視彼艱深險澁以為工偏枯側媚以為奇者未可同日語也蓋先生為松臞曾學士之甥早歲即嘗受業故其學行與詞翰往往似之語所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乎有自來矣夫以先生學行之篤詞翰之美子若孫繼述之善乃三世比為儒官自世之偶挾一長遂軒

然得志於當時者觀之謂之久屈可也屈之久者理無不伸茲麟方以仕學蜚聲其殆以先生顯乎先大父師訓府君與先生兄弟交竟以愛女為儒士君配而欽順之為童子又嘗受業於儒士君乃今視麟猶兄弟也麟因此卷屬為之序顧惟生晚聞見寡陋敢以不腆之辭僭序先生之遺稿哉遜避久之而中屬益固則念夫尊者之出入容有子弟為之先驅者用緣斯義而槩書其本末以引於卷端如此使夫讀者知先生之所以不朽蓋有在於詞翰之外

云整卷存稿

北上稿序

羅欽順

北上稿者故大司成冰玉先生羅公之所著也成化庚子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十三

公以司經洗馬與故太師李文正公同被簡命考應天鄉試相期以得士為務禁不作詩事既成乃隨事有作逮還朝陛見畢遂裒集以為此稿而以北上名之蓋首尾僅餘四旬所得篇章凡百三十有二可謂富矣其第五子鏊今為南京刑部檢校以刻於梓而請序於余惟公與家父封君鄉同升平生以道義相尚交莫逆父執之尊制作之美後生小子敢以不腆之辭輒附名於其上哉顧刑檢之請甚勤有不容以固辭者因憶早歲嘗聞家君之教以謂公之為文不屑屑於造語主於理明而意勝議論宏濶而波瀾老成識者尚之公之為學一宗程朱務明諸心以為發揮事業之本雖汎覽載籍而不為徒博公之為人寬厚樂

善有休休有容之量如使得行其志雖儷美於鄉先正楊文貞王文端二公可也欽順恒謹識之及免先夫人之喪適公里居方獲一再進見坐春風而飲和氣為之酣暢終日而不能去也然以還朝之迫領教弗詳每用為憾蓋別去數年而公遂下世矣乃今得茲帙而觀之讀其長篇短章類若衝口而出信筆而成無苦心極力之態然而鋪張物理摸寫人情無不曲盡非所謂理明而意勝者乎三復以還於其學問之所該精神之所契亦可以概見矣公在憲廟初賜進士及第歷官編修修撰洗馬調南京禮部員外郎陞福建提學副使擢南京國子監祭酒為祭酒三載考績北上道感河魚之疾遂懇乞致仕而歸其調郎曹蓋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十四

鄉人有李致省者以左道幸嫌公不與還往陰中傷之致省既敗會兩京連缺祭酒僉謂無易公者而公雅不為當軸者所喜猶歷外服數年乃見擢然公於升沉之際出處之間確然惟義命之安而未嘗少有怨天尤人之意此其所自得必有過乎人者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公平生著書甚富晚遭回祿稿皆散亡惟此帙幸存計纔百之一二刑檢兄弟方悉心搜訪異時就緒當具刻之此特為之權輿耳嗚呼公之不朽將不有賴於是也夫

整菴存稿

雲津書院集序

羅欽順

雲津書院集兩大卷為文若詩凡若干首宋嘉定進士曾

歷記以次皆我朝卿大夫士之作題跋詩賦銘贊箴詞諸體畧備吾泰和有數書院雲津則劉逢原氏所建於記可考今其堂構無復存者而劉之後人乃興如合浦令叔正賓州守中和皆能自振於時受知於士夫君子是以空名陳迹經數百載重獲所託以垂示無窮蓋亦非偶然者矣中和既編輯鉅梓嘗以求余序比其屬疾垂盡猶顧囑其二子充魁俾申請焉余重悲中和之志且舊諾其忍違也自宋空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為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方聞風而興者實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己以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善學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十五

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真競枝葉而遺本根尚空談而畧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書院容有興廢此學則無時而可輟諸君子一聞雲津之故皆從而稱述之名實之辨宜亦審矣庶幾有善學者卓然出乎其間以為斯道斯世幸孰非其所望耶然則斯集也豈徒為劉氏觀美乎哉魁字煥吾早領鄉書方需時用其學行無忝賓州且嘗從陽明王先生遊可謂有志余嘗患此學之不講因序斯集相與一言之蓋書院者非一家之私是以余之為言亦欲公之天下也

困知記序

黃芳

困知記四卷泰和羅整菴先生述其所自得者也述者何
衛道也何道曰聖人之道也道自聖人為之乎曰否聖同
天天之道聖人形之爾夫聖混於物而其心體天下之物
故能準乎天而物我無間理融在中時而出之不假思維
從容中道蓋非盡性者不能而舉其大要則誠明二字盡
之矣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
包貫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聖人之能事也以聖人
之事責人固卒遽而無漸而工夫次第亦未有舍誠能立
而徒恃意智以為明者蓋自小學孝弟謹信詩書六藝之
教固以培養此誠而以漸開發其聰明矣及入大學則又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十六

因其所明而廣之以格致因其所養而進之以誠正使之
益懋德業而極乎事理之詳以盡成已成物之功焉是則
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
而馳騫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
於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
心見性之說凌空駕虛曠然遠悟有似吾道之一而其猖
狂自恣茫乎無以為貫則與堯舜以來精一用中之說正
相反守之不足以自善克之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蓋不特
用處謬戾而其體似是而非者也整菴先生慨然以衛道
為己任爰述是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凡理氣之微心
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

切有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學成則動罔不善彼釋氏者學之而成特枯槁自私之士間能善厥用者亦吾道之緒餘也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先生字允升整菴其別號官至冢宰家居淡然銳意營道老而不倦蓋涵養純至故心體融徹而羣言莫能掩也記成既自為序謂芳嘗備屬員寓書委綴簡末顧寡陋深慚蠡測展玩彌日粗若有契爰不自揣僭為之辭

因知記附錄

雲亭鄉約序

羅欽順

嘉靖十年四月甲子吾鄉大夫士會於龍福寺中者凡十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十七

有七人議鄉約也衆志素協議即時以成夫禮之當由人莫不知然或為習俗所奪有不能無悖於禮者見者聞者既皆以為非是亦何憚而不改耶此無他莫或為之倡焉耳夫習俗之不美固非一人一家之失而仁讓之興鮮不自一人一家始鄉約之議其諸大學之所謂機也一人倡之衆人輒從而和之一家行之一鄉輒從而效之俗之變而歸於厚也何有哉凡今日之約皆目前近事易知易行會議之人不出一鄉之外亦取其近而易集耳然始於近易而遠大固可推也變自一鄉而他鄉亦可動也此吾輩之志也議初發於西澗會公天機所觸諸君子應之如響卜日徵會一惟西澗之聽會之日宿雨初霽四山如拭草

木亦欣欣然既具草各出所稿相與宴飲獻酢交錯情意
胥洽真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者酒半乃相與分韻賦詩
人一首南山尹公既出韻且言曰詩意實三切以正俗為
主勿為留連光景之辭皆應曰諾復相與議約當徧遺諸
大家宜鈔梓以便草印雲江尹公曰事專則易就吾其任
之某因人成事曾莫效微勞首簡之書諸君子固以見屬
有不容不勉承者亦禮也編刻首條約次則鄉先生尹文
和公書又次西澗初議而終之以會中所賦之詩凡會議
者之姓名皆載諸約後而詩之序則一以齒云

整卷
存稿

西昌鄉約後序

胡直

昔余分司守土川南嘗飭保甲寓行鄉約而駁之者曰是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序

二十八

將於里甲外增民役也無乃為厲與予應之曰昔周室并
牧兵賦與比閭族黨義取相維豈故相厲哉乃下令行未
周期而民訟大寢會四封妖冠盛作境內獨完繇是兩臺
遂檄行全屬焉予歸里人聞而慕亦相與講行不肯輟萬
歷丁丑予邑大夫唐令君來臨首議民風輒欲以鄉約從
事出其科條語簡而義尤備未幾士民舉訢訢趨繩束積
俗丕變閭閻若更生焉公復露冕躬履四境作新考成誠
精為竭且過予曰子不可無一言以相予見是約也他方
有行者矣然而非有保民之忱則功令寄諸繁文而民不
可孚非有安民之政則殘蠹生於弊穴而民不暇為始令
君甫下車民覩顏色已知其卹卹焉學道愛人矣乃予邑

宿號逋賦公為更令不施桁楊而輸先恐後予知其吏格
因虛比屋向方化國日長而三代之政左驗一邑矣予何
幸躬親揖讓其間而敲壤歌成也於乎休哉

康熙志

歐陽文莊公年譜序

鄒元標

凡名儒公卿沒門人子弟譜其平生德履千百世讀者猶
有興起焉而自善譜生平者莫踰吾夫子志學章先儒謂
夫子自立而至不踰矩亦此志歸宿處蓋終身學術始於
一念一念根荦終身樞紐予今於文莊歐陽公亦云世嘗
見公立朝以道佐人主三十餘年不動聲色所至承式不
知公年方弱冠謝計偕鬻田而謁新建初志何壯也公學
見其大好惡俱泯偏黨盡融所稱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二十九

化育惟公有焉視彼世儒顛顛學一先生言無當於世用
者惡能得公之大全也公年譜成家孫錄事君宗翰謂予
望中後進有志者屬引其端敬為識公之大者如此

鄒志介願

集學

胡廬山先生全歸稿序

鄒元標

先生既沒之明年同門督學郭相奎氏與令子順搜秘牘
中得所為閉關小錄及補過困學翊全諸錄寢室警語總
名曰全歸稿珠璧錯陳隨地流輝順等不忍捐置謀鐫之
以待或問余曰先生以盡性至命為宗以存神過化為功
學已闢聖窠矣諸錄得無贅乎余曰學以悟為入門以修
為實際悟而不修是為虛見修而不悟是為罔修先生已

洞然聖學之大而後與困學同功茲所以全而歸也曰日錄揭稿諸家報何曰灑掃應對罔非精義出處進退人道大端先生雖倦遊聞君命則懇辭中途不得請則單車赴任委曲懇惻用意忠厚其仕進亦何以禮也曰先生臨終也而手筆謂何曰昔曾子臨終啟手足以示門人庶幾無忝所生先生生平戰兢而終猶惓惓三極之真百聖之宗則易箒之志也披卷者可以興矣余嘗觀良農之耕也播之美種矣然必深畊易耨然後萹稗不生乃情農復從而姍之先生銖銖而積寸寸而累其心良苦迺世之學者憑其荒唐揣摩之私漫無所用心過計先生之苦難豈不左歟詩曰是穠是藂必有豐年凡我同志共勗之

願學集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

三忠文選序

鄒元標

蓋聖人從憂患中繫易至困曰有言不信曰剛掩曰致命遂志狀困與處困道摯哉晰乎夫以言事友稍稍不從而色且變而目將營矧以言事人主一不信如以泰山壓累耶蓋至是一切陽明剛大之氣闕而弗揚非大人真知遂志之學蔑有勝者世宗朝有三諫富平御史楊公爵太平給事周公怡吉安水部劉公魁皆以言事主上後先詔獄者幾七年榜而死死而復甦而復欲絕粒死釋而逮逮而復釋其精神至動天地上從火光中聞有聲鳴三臣冤始得釋天下無論士縉至孺兒子詫為異事欲涕欲舞可悲可喜奇矣宜興侍御安節吳公蓋嘗按轡秦晉攜有斛山

集二冊授子因譚及周劉二公甚詳余啟曰三君子生則
响濡請室逝則聯翩大虛其精爽英風幽明今昔無弗同
也者昔獄中受尚書史載為美談矧三君子以正學相切
劘即在孔門亦稱高足宜併刻以傳俾讀者益有觀感云
侍御公曰善挈以屬余乃窮日夜力凡三君子蒙難正志
語擇錄無遺蓋心境從困苦中逼來其學術淺深異同無
論矣校成公名曰三忠文選夫人臣策名王家忠道多涂
大較在宅秉粹白褪躬端潔不然即功垂琬琰名載史冊
尚論者有遺議焉三君子難至而節見累至而行明昭昭
然若揭日月而行百世下聞風猶為髮豎於忠也無忝或
問鄒子曰三先生仁乎鄒子曰仁矣曰夫子忠令尹子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一

不許其仁子言何容易鄒子曰仁道難言未有不自困心
衡慮中入三先生備極筆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身有桎
梏目有桁楊耳有鈴柝無一非酸心摧肝之境既而於所
謂桎梏桁楊鈴柝以為枕席以為殮藿若固有之則於吾
心動而靜靜而復動離而合合而復離顯而微微而顯於
所謂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者必有洞悉其隱非人所可告
語者子奈何言之難故曰求仁得仁子從事仁則知三先
生彼諧臣弄兒一生從脆骨中啖蔗嗜飴不知茹冰殮蘖
作何境陽浮慕而陰忌嫉往往掉柔舌握寸管唯黃先達
徒落口業可哀憐矣敬書引其端讀茲集者當正衣冠焚
香三肅曰我肅皇仁同天覆狂直如三臣猶得更生堯仁

湯寬度越千古而三臣萬死一生志遂命亨處困有道仁君難遇忠臣不易知是然後知昔人願為良臣語有味乎言之也

願學集

中丞青螺郭公榮壽奏績序

鄒元標

上御極三十年壬寅孟春大中丞青螺郭公實維六十初度之辰會當報滿得書其狀獻於天子其部內式歌且舞曰黔不幸隣於強酋不覩天日者久今茲得耀於光明寶我公賜文武諸將吏慶曰往熟公名願執鞭弭無從迺茲在公爐冶中二天再造幸甚稀有鄒子元標竊窺撫臣奏績不過書兵戎錢穀察吏安民諸務然厘厘循令甲故事不足則增所未有若公三年中皆大兵戎大機務關繫國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二

朝鴻猷非歲時疆隅經營者比不書則公一腔血誠無所表見書則雖連篇累牘不足寫公拮据憂勤萬一然公處此良苦矣蓋自我皇御極來清寧夏存朝鮮滅楊酋載在盟府者三然觀持鉞諸臣或糧饟雲集或材官輻輳諸在幕府左右者咸足集思廣益秉鉞者雍容緩帶有如公赤手入疆一無足恃乎諸臣成功多奏凱旋即大兵之後凶年勿問有如公集鴻鴈綏孑遺當大荒疫一一安全之乎播去黔不數武朝發兵夕至夕發兵朝至陰倚抗衡上國者日在公之肘腋公至持重不發一語秘計勝算卒以草面捷聞人人爭言功狀公不言則用命者無所勸言則疑於暴白公寧泯泯默默發而不言故公之苦即肉戚所不

能道者元標獨知之常以示客客問鄒子曰郭先生偕子
泳游山澗時上書乞歸者再而子知先生必為世鼎臺既
聞開府命時言酋當寬縱勿問者十十而九而子策酋必
敗又知先生必有報上是則何說予曰予觀公於微矣黔
中命下予習酋先是常發兵窘辱二中丞二中丞大損威
稜致書公無以家累往公復書曰是示酋怯也吾身家委
虎穴矣予心竊壯之藉令公有全軀保妻子一念則利害
心生利害心生而所注厝寧復有俊偉表表如今日者乎
故曰不有其家者迺卒能安天下此予所以知公也非但
予也予與公同事衡廬胡先生公昔官水部時業以大與
微勗公蓋謂惟積而後能大惟大而須知微公力踐此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三

語恢恢乎如太虛之無所不容兢兢乎如以一矢引千鈞
故投之艱巨劃然若刺鍾而映劍也予師先道之矣予安
能知公客唯唯會邑侯鯤桓金公致書予曰吉州名獻鱗
鱗然無踰西昌文江兩邑予閱西昌邑乘理學則兩文莊
勲業則文貞文端忠節則周紀善劉比部迺若揚旌萬里
威稜愴乎疆場宗社莫若磐孟而學行端醇如公者則西
昌稀覯不佞叨沐名邦覩茲盛事公奏績又適屆壽期間
子與公契最深可無一言代不佞祝予拜侯命無能為詞
敬書答客言往并致聲公曰公之忘身入黔業在蹇之六
二履信思順獲天人之助在履之上九德盛禮恭在謙之
九三此不必殫述昔新建功在西江謗忌叢興公惟開閣

接引來學為事公非惟度人亦以自度也乾之九三與四五為鄰終日乾乾夕惕若然不過曰无咎蓋三與四五相偏偏則嫌嫌則多懼聖人已燭其隱矣夫子繫居業而本於誠又曰知至可幾知終可與存義幾微也存義成性存存也乾天也入微而後能存存存而後能天新建良知之脉由乾惕入吾師致大入微之說其於與幾存義之旨寧有異耶聞公自罷師後韜乎事心之大者與新建一致予安能窺公所至故凡以文章經濟勲業頌說公者此皆公之膚肉公直土苴之矣頃廷推公拜少司馬入相天子上豈不念公意固有在行且召公翩翩劍履不趨不名入謁便殿上必喜曰此吾社稷臣命肖公麟閣如君家令公故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四

事惟天純佑我公弼成億萬年無疆之治則茲考正二十四考之始太史方珥筆大書特書以為臣鵠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以之吉州豈得私公子言又安能重公侯謂鄒生言有當幸聞於公公必開顏曰予卧薪嘗膽者三年未嘗語人而吾友奈何知之雖然吾倦矣它何敢知至所聞於師者行與爾共勉矣夫

願學集

保合太和卷序

羅大紘

西昌徐侯治有聞兩臺意欲改治南昌息首縣也士民倡義借寇得允所請既報政士大夫皆有贈吾友劉君東彙成帙而鄒爾瞻題之曰保合太和君東復請予言弁其首予知侯最先未敢辭叙曰易贊乾元而繼之以保合太和

者何曰元仁也善之長也利者義之和也君子體資始之仁以長人太和盈宇宙間矣而非保合以厚其終則民罔攸永賴而享之為利故保合資始之成而義為仁之利蓋天道也西昌得徐侯萬室之邑盎然陽春嚮使更他邑士民不羣翕以保則徐侯之仁不終而泰和之為太和雖邕而不結故西昌之保留者義也實所以終侯之仁而為西昌利鄒爾瞻氏題其卷厥有旨哉紫嶺羅生曰譚吏治者孰能渝仁哉發之為仁言行之為仁政播之為仁聲而其所存可知也自嶧山氏談仁政維其時亶逐於功利功利興而仁義之道廢至兩漢吏治蒸蒸矣然率用其智術剛用之為能吏柔用之為循吏而要之未講於仁其不講於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五

仁者何仁天道也天道非學不明非智術所能與也新建伯王文成崛起東越闡明大學萬物一體之仁而其高足弟子徐曰仁先生實步趨之徐侯世其家學今於西昌見諸行事也予嘗過西昌之縣見其條教榜帖一根於豈弟督之若恐急之懲之若恐傷之喻之若恐不至响之若恐弗深其為言藹然仁人之言也予嘗歷西昌之境見其里無追呼之吏夜無鳴吠之警士與士相習農與農相得貧富各安其所尊卑各循其分其為政沛然仁人之政也予嘗通四方之津聞西昌游士誦博大者誦明允者誦簡易者口口若出金石其為聲洋洋乎仁人之聲也故吾郡數年間盜賊至充斥也而西昌安堵畔逆至跳梁也而西昌

馴順西昌之吏弊至難除也而案牘肅清西昌之口至難
調也而士民無間言有以夫泰和之為太和也不虛哉夫
孰使泰和之皆太和也非君侯體仁長人之驗耶又孰使
君侯之仁觀厥成而太和之在泰和者既奄而結也則士
民借寇之義也士民之義固西昌之所永賴而享之為利
也西昌之所永賴而享之為利則君侯之仁之風之也西
昌之太和資始於侯之仁原於曰仁先生之學曰仁先生
之學祖於王文成萬物一體之教夫河先海江之源濫觴
於岷山予故曰侯之治非漢循良也源自王氏而直接乎
岷山之宗也

羅匡湖
蔡原集

郭青螺越草序

劉文卿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六

先生有蜀粵二草已含睇蠶叢騷毫南海大足馳驅作者
流聞洛下今茲越草則又江淮間往還所作也先生載時
給淮上益發諸郡賦傳檄兩集何暇修緘縷業乎昔者牒
中之對賦舞馬者咄有窘詞豈非畫方員難為工也先生
操簿領挾風雷之思至於心中愛矣即類付形徵懷斯遣
蓋亦遊諸石中隨烟上下未嘗以為有之者華省雲蒸有
同委約以諸臭味寧得已已海內家懷油素摛屬之夫成
市究其所歸同諸兔角何者競言靈光之綺無取墳籍之
與何以等諸壯夫長卿子雲而上視為象帝之先不復尋
繹余鄉永叔尾麟經之領子固捫笈傳之遺而義約辭羸
不無嘽緩然必參諸正始菁華相屬先生神情悠曠憫然

畏俗河間濟南之篇戴記康成之旨踰躡帷下流興吐音
豈與夫尸祝遷雲傷廉寡遺至夫扶南舊述七日遺議考
訂森披一之以理時從體物睽斯孟浪或乃秋濤飛羽海
日殘照松風寫音林磴振錫希興公之先韻得野王之語
畫承天纂其竒博明通窮其趾目莫不總遞清衷辭徵居
廣斯以入於歐曾出於歐曾者矣人倫之表於斯為則下
走窺心漢廣誤讀雌霓嗜外人中時與事奪然小人之腹
傅沫不休思知懷舊之篇更購紀遊之作西江志

徵總冊序

歐陽鐸

都邑有大利病聞之自昔亦嘗為民誦言之良有司少加
意足用為賜乃今興革克覩其成詎非六鄉一大快事哉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七

嗚呼圖冊不清賦役不得其平矣民病有大是者乎正德
己巳陸侯汝亨除邑令同年各以意見言治狀予時年少
狂率笑曰安用是切切辦治無亦於縣總問之耳是十九
人者操贏縮之權與上下敵能使私輸先公家完其罪蓋
有浮於舞文吏者陸侯踰年索弊端除虛賦殆數百石成
易見冊然不知十九人者安用得脫後十九年陳侯梅甫
蒞政因以告陸侯者告之梅甫把諸總宿負震疊之得首
實免又令民間墾田自占起賦成補虛查隱冊第糧未歸
戶而坐諸甲甲且為謾此猶總之遺奸也然大端已露內
有公家之案外書冊流布不可以湮沒至是王侯堦齋學
收蒞政訪求往事得書冊善之又於義民郭元暢所得易

見冊兼取其意而惜其未盡爰禮召元暢暨劉天佑陳德昌楊南康意五人者於廳事後監總算揭查得飛詭官米五百三十石有奇民米七百七十石有奇夏米五十九石有奇交徵米三百石有奇尅日致里書人戶參伍究竟歸其飛詭而豁除交徵以從於一又委都長百一十人比對除收以戶合甲甲合圖圖合都都合縣額無弗備矣顧冊底在官民不能周知乃摘四總數刊書布焉予為題曰徵總冊言徵則可信也夫得其總則有所不合者各於其總乘之寧至於絲棼不可竟耶予前承里役悉自運便甚於時鄉不皆行侯今推之通乎一邑此法與此冊俱存侯之仁澤烏有已哉或言正本清源非丈田不可君撫南畿蘇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八

松嘗行之矣奚至於鄉難之曰僕去官即一老農夫矣敢用已私撓官家事念吾邑虛糧非無可歸者如彼病者汗之當自愈峻而下之恐反延心腹之憂耳曰邑人復有告丈者如何曰雖稱二三都其間實不過數人今都總既析摘丈之無不可者失一猿勤一國野人誠不免過計聖人以人情為田無使堯齋獨抱苦心焉

西江志

住勾軍冊後序

陳昌積

昌積頃辱巡臺孫公移檄相問復書幾千餘言大抵謂勾親丁以補伍缺其載於令甲者重矣前後臺察綜核其名實援清查五次之例以為宥者亦既屢矣今也官若傳舍而案為虛器老書猾吏代認戎版為筆莊任意乾沒巨俠

富軍歲納季錢於兵椽原文盡除取逃絕而蠶食里甲匿批迴而狼索倍貲所尤毒者捕力不勝竿之牧監聊應勾補簽朝不謀夕之菜傭而充長解長解之費至賣婦孥為給而牧監則未及識總旗之面已逃且故矣嗟乎黃放白催之弊豈獨賦歛為然耶今振法洗奸酌可宥與應遣之宜而使軍實民恬以張戎職不有賴於今之賢達人乎孫公握六察之權擅一時之望不以予之疵賤而并棄其言復曰核哉子之說也是時公以便宜釐宿弊剪機利之徒頗多嗣將丁盡戶絕及挨無名戎籍例該免勾之三事覆核上請俱奉旨住勾公尋檄屬司類造青冊上之兵部及分達各衛所令敢有擅勾者罪之違旨於是泰和得住勾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十九

者四百九十九戶予因里巷之懽復啟謝之畧云三事上聞矜可恤而雪釋除惡務本遞應遣於風馳此公學道愛民之實施也公復書又有曷足以堪之語是非虛已守職而肯為不自功若是耶世嘗言為大於細圖難於易為治法以公住勾之三事觀之若細易而無濟於艱大矣然今之患正坐當事者往往玩清勾之法為細易而不以為功名既不能立恩於行法之內又不肯伐弊於毫釐之萌徒拘法故而了勾當收弱惰以填格目竟釀師老兵耗之禍本一遇黠寇輒不能支是豈令甲使然哉抑豈特機猾之罪哉予聞深謀之士有為國設便宜之策謂南人脆不任兵莫如追發在左俠之募鏹增養在伍常練之餘丁如

古雇役之法則彼樂於足食而此幸於免役何患士伍之不精實而奮勇裁弱惰之冗食置出格之爵賞隨方以募丁壯而又破除文法推心道腹何患土著之不應募而蠶起一時當事者皆致身協勞內外策應以實施行罔從中制不徒張虛形匿實禍修彌飾之事而鈎上牽下使軍民恬熙於敵愾守固之間南北各自為當則大固可細而難固可易也是議也公其以為何如古者不為官擇事公將無意於今之艱大而豫思長駕遠馭之猷乎郡司馬敬所陳侯視泰和事謂住勾軍冊民不能家覩而戶曉恐後胥得因緣為奸以厲民乃梓之成書里給一帙以為世憑侯蓋以勤恤民隱為心乃掇所嘗往復於孫公者序諸其後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十

而因以質之

西江志

萃和書院志序

曾于拱

吾邑萃和書院始事者鄉大夫而平川郭公任其勞主議者臺使監司而栢泉胡公考其成襄謀者郡邑守長而明齋楊公程其功既而學有約會有期歲入有租所為教養者亦云備矣平川公欲傳諸久遠也迺屬貢士蕭子叔詢庠士楊子蒲蕭子景賢郭子子楨羅子一俊等為之志自建置公卿文翰學約以及田租器用捐金姓氏咸載焉志成蕭子偕庠友百餘人詣余徵序余辭鄙陋不獲則敬告諸君子曰夫鄉邑之盛豈不以多賢哉然後進之賢必賴於前輩之成就而前輩之賢者則又必以成就後進為急

務前後相成而勿替此盛美之所以永傳也余讀歐陽文忠祠吉州學記未嘗不三復而嘆慕焉記末謂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嗟乎公之所以致望於鄉人者若此何其厚哉由公而後忠賢輩出故終宋之世天下莫不稱吾吉之盛而推原本始又莫不曰為之前者有歐陽公也此豈非前後相成而盛美永傳者乎余聞父老言國初吾邑槎翁劉公文貞楊公文端王公咸樂育後學如父兄之於子弟然其遺文可考也近時羅文莊公隨地聚講吾嘗遊其門四公跡雖不同而其誨人皆孳孳不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十一

倦以此知前輩風流所由來者遠矣今茲書院之建諸大夫始謀如出一人平川公又圖久遠纖悉畢備斯其用心視文忠諸公寧有異哉吾邑故多賢自是相觀以善交修罔怠則文忠公所謂士皆可為公卿俗中禮節而長幼相孝慈者固可旋至而立見之矣書院之傳雖與邑同久可也然余觀胡公馳檄樹碑詞意反覆若深慮夫異日之兼并者而預防之或以謂教立學明賢才盛而風俗美矣而猶此之慮得無過歟蓋鄉先生主於教而官司主於政政有禁令固所以輔教也其旨若異其用心則一而已吾儕其俱佩服之無忘哉諸君子曰言至矣盡矣可以為序矣於是乎書

於是乎書

萃和書院志序

陳昌積

平川先生之議建書院也始謀於合邑薦紳秀倅嗣聞於臺省學憲守令諸大夫咸曰所為營道樂羣化鄉易俗此非首善之基乎莫不翕然當事聽躋其所為至各醵私金捐公羨為佐費由是力協於聲應成於丕作蓋簪人士忻有慰止講習琢切霧滂雲集凡聽先生長者之施教月無虛待矣嗚呼是不可以驗和會同然之志乎余觀古昔聖賢暨大儒先生垂訓亦多術矣乃獨疊疊於士先志之訓至云志立而學半又謂無好學之志雖聖人復出無益豈終始典學之全領不以是歟夫志者心之的性之籥也猶射者之括度而赴機行者之累趼而至止水木之親上而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十二

決下不至不已也故非心無以見志之真率非志則無以驗心之神應欲罷不能之機此其竭才先幟乎凡共學之士知所以擇識於心則知所以辨志矣古者昧爽丕顯緝熙殫心起眈畝版築之匹夫俾天下咸歸於一德棲東海柳下之濱曲致四海盡視如父師圍匡邑而弦歌不絕囚姜里而豢文是演甕牖藿食商聲動乎金石蠻居夷處友教易其痼習均之充其同然之心志修其素位之可願隨富貴貧賤患難之處無不用其樂也故曰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古至誠之人不肯一負其志何與蓋天下之道出與處而已矣學也者所以善出處而志為可繼也其得志與不得志非若今之倚輕重於科目焉然由

今之制而思尚友古人舍立志其何適矣吾邑自有是書院同志諸君每逢朔望得州處羣萃浹日討訂於此未嘗不舉言學必以道為志言人必以聖人為志之訓自相淬刮鞭勵平川諸先生之講授也嘗拳拳授是兩語以遜志時敏之所自成者成同志且望其匹休鄉哲謂之教學相長非歟今諸君志於高尚則必獨善其身志於行道即豪傑生今之世必不能舍科舉以出身從科舉而不理其業猶之學弓冶而不為箕裘也可乎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其志蓋患奪其志於失得之中自墮希聖初念也又謂講學極有益於舉業言文辭皆道心得而終身可行陸象山喻於義利之辨亦云士不能舍科舉而出身若場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十三

屋失得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非所以為君子小人辨也從今觀之出處以道孰喻於康節象山兩先生乎象山初厭科舉而欲處矣既用友人力勉而一赴試其三日文字盡道其平日問學抒胸中所蘊而不詭於聖人竟拾上第而仕不離道尤孳孳教人言出化成尋至監丞奉祠而去已協乎可仕可止之義康節負慷慨巨志當膺團練推官之召而可出矣廼辭而浩遊四方玩心高明居洛三十年賢者說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至輒厚風俗而成人才則善達道之功用也夫處如康節焉有往而不能返之僻出如象山焉有溺而不能止之僻向令其蒞大位遵大隱膺大憂患惡知其不為伊傅夷惠孔顏也何者其志同其

道同其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之順應又安往而不同哉諸君學伊傅夷惠孔顏之學胥負盛年知命之志士也其能居易履坦不作失得窮達想乎能洞識仁體實有諸已不作意興光景效驗想乎能出必務其先資之言耿乎名實於上下而不負所學乎能處必愛身明道端模彰教崇鄉國之化乎或不遇幸而蹈憂患貧賤也能信各有命在而安之乎當知所以辨志矣噫此固諸君學之所不可已如括度依止者之必有事也彼清任和敬知命從心聖神之矩孰有出於吾志外乎譬之累一簣而成萬仞在力之而已書院志成平川有條約魯原有序胥以見天則為訓迺平川教其門人抵予屬言予也聞道遲暮體任功淺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十四

垂老猶志不帥氣所望於諸君者身未能一馬方抱疚愧而敢妄嘵嘵乎雖然詩以不愧屋漏為持養易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為升致命遂志為困蒙難而不失其正為明夷此志定而無入不自得之全功也余雖衰老奚忍怠棄而貽玷書院也哉

志

復求仁書社序

梁 弓

賢者之澤其於人材風俗之故遠矣孔子曰里仁為美又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俗成於教材成於學古黨術序庠併設於鄉而三物六行以興民志一本於仁故教則無類而學則皆以啟其不學者知能之心求仁書社者余邑前明隆慶間高行信實兩鄉之士耆為胡廬山先

生建也先生博古嗜道淵源伊洛其學以仁為宗凡歷官所至輒以風勵學者既請告退居兩鄉之間社建而來學者益衆乃先生於誦學外立為條約請之有司歲之期會無賢不肖胥納於教焉噫此先生之學之深於仁也今學校儒師飭以絃誦月朔讀法束以令甲而或不足以易士庶心志而令其作新非法未良也未能觸發其胸中所固有也先生以為教無所棄則人自為教學以為己則士自為學故無往不舉所學以相示且夫取數多者仁也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賢者猶病之能啟其端俟其充誠使耳濡目染從容順適心安所止而各如乎其分則凡心知血氣之倫皆得與乎其中其所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十五

畏罪者強仁其先生教無方而學有等之用與古者選舉必出於鄉而君子居鄉則善其俗未有感之仁而不曉然以爭趨者王河汾敦本茂實其弟子用當時者皆能仁覆天下陸象山鹿洞講辨義利販豎菜傭皆嘆息流涕以去即此見天命不已人心不息而先生所為修己治人之道莫切於仁者非大而夸迂而遠於事情也亦概可知已數百年來社毀於寇今兩鄉合志出貲力為修復巍煥其制若干楹枕碧嶂面武姆軒牕樓閣峻爽敞豁雲光嵐影映流飄庭祀先生其中聯會修約一歲數舉悉復其舊豈非人道之充周不窮為能淪及數世之後而先生教澤所留遺抑又何遠也社之復余門人蕭蘅為會長而張某等共

勲其事出所梓古志舊規約一帙而請余序余固仰止前賢而心儀里仁因廣仁之為用同社諸子視何如也

志并

童氏禹貢遺書序

魏禧

秦和漱溪之童氏有楚白君者積學好文五經皆有解以貧教授四方生子幼而君死子且為僧著書盡散失僧曰中千名興賢藥地老人之大弟子也四方士君子甚親敬之而盱江梅君藏君禹貢圖說於兵燹中以歸興賢興賢執書大慟曰父賫志死吾又且為僧吾死父其速朽乎吾何以令吾父有傳也於是請於里君子王竹亭為之序復再拜以屬余子嘆曰甚矣夫興賢之能用其情也儒者嘗釋氏絕骨肉之親情一無所用此特其教使之然耳今之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藝文序

四十六

僧絕棄名利外形骸者多有而往往奉養其老父母篤於家之孝子非其天性有不可掩哉興賢不得親而養之乃為之謀及夫身後之名夫名者不可知者也就令可知而古人以為身後寂寞之事然既已不得及身而養則為之傳其身後之名夫亦情之不得已爾且夫孝子之情於其所不可知而懃懃懇懇以求其必致則推之其親之存凡一切可知之事視膳問安和氣婉容以至視無形聽無聲固未有不極其情者甚矣甚矣興賢之善傳其親也或曰今河患孔亟濱河之民為魚者衆必有聖君賢相興起以修禹貢者童君五經解皆散失而禹貢獨存天其將以是傳童君使其書有用於世與子以為言河則王子之叙論

備矣予復何言獨悲夫世之號士君子者輕棄先世之書而不足惜甚或攘竊之以為己名吾不知其情為何如以視興賢能不愧死入地耶

魏叔

首山偶集序

魏禧

亦菴中公集其首山之文若詩將授梓人請序於余予往自翠微山來候藥地老人留亦菴信宿坐陶菴之濯樓二菴相去不數十武地美林水足游賞居者游者能文之士必有叙詠宜也青原笑公嘗游而嘆曰西昌諸山此其首乎於是人競稱首山而藥地又自青原退居於此四方來者益衆中公集其詩文意將欲以文傳其地耶吾嘗游廣陵登平山望江南諸山頗暢求所謂平山堂故址雖其土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十七

人有不能道而五百年間遐方僻壤小生俗儒無不知有平山堂者豈非以歐陽永叔之故與予嘗笑文章者不朽之物故宮室林樹可毀山川有時改易惟文章則長存然棟宇榱桷之壯鉅甍礎之堅且久者或數百年少者為年數十而文章之作有甫脫於手未逾時日已号然若朽株敗瓦之不可用則亦安所恃之而其間卓犖俊偉必以為不朽者則又水火兵寇流離蕩析之災使之中天而不傳於後世嗚呼中公之集是編也不為不勤至於今而其所存者蓋亦寡矣然天下之最不朽者莫如人吾苟身為傳人則其文雖澌滅散失而天下後世猶將咨嗟太息不遺餘力以求之求之不得或存其篇題以記於藏書之府甚

或偽作以實之寧沒已之名而不使古人有不傳之文中
公證道於藥地久矣與之交如衣布食粟其傳人也與諸
君子之為傳人者不乏也然則首山惡乎而不傳也與

王竹亭文集序

魏禧

泰和王子竹亭以能古文名於時天下非常之士則獨稱
其志識丙辰秋予與吾友彭躬菴相見於富田曰吾往言
王竹亭今為湖西一人無疑吾今而後其可以死矣夫予
驚嘆欲急見之而竹亭且來中道病作已詣余金蓮山又
同避兵於雲塢所言皆天下偉人大事並恨相得晚然竹
亭終好古文相與議論左史以下各盡其所見又出平生
所為文使予論定竹亭之文大小修短各有意思不苟作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十八

尤長於論古人是時竹亭舉進士已七年其言有抱道窮
山之士所不能言者天下皆稱竹亭之文為不朽不知不
朽者何在知竹亭之才有用於世而不知其何以用也天
下奇才志士磅礴鬱積於胸中必有所發不發於事業則
發於文章名理之言經物濟世之說在世入皆可以襲取
獨其所不能名言之故斟酌古人之是非低徊歎息百折
而不忍下其苦心精思則亦惟天下非常之士可以想見
其餘何足知之而況於襲取而偽托之乎今古文遍天下
莫不自命不朽然志識卑陋不出米鹽枿臼之間及夫臨
文拘牽萬狀首尾衡決是其終身所經營意皆在於速朽
而顧求為不朽之文噫可嘆也雲塢去郡城數十里去孔

道數里時郡中大攻戰炮聲徹左右耳而予方序竹亭之
文與竹亭上下古今意氣益激昂閒暇惜躬菴先子去不
得使之一論定也

王若先稿序

魏禧

古今之以文傳者代不數人求其文與人不為世所疵類
大江以西當必以歐陽公為首稱矣公起家制科而宋制
猶近古其制題不過問經書大義文不過論策詩賦未嘗
割裂破碎上下拘忌以為摹畫口吻膚色靡曼之文如季
明之甚者也而歐陽公子瞻兄弟既得第猶心疚少年應
舉之文謂為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口舌得官深自慚憾
歐公成進士始大改其所為以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四十九

辱隨之有為彼獲譽為此受祿之嘆子厚亦謂文章一道
得之難知之愈難至自比於蜀曰越雪其亦有激而不能
自己者矣有明數百年天下聰明才辨之士屈首沉溺殫
有生之精力揣摩變遷務求一當而殊絕者又未可必得
老死兀兀不能自奮徒令天下之人力學術強半靡耗於
其中其既得之者則遂有官守錢穀簿書訟獄之繁律令
刑罰之懼日惴惴以順時遠戾猶恐不給夫古人學而後
入政今所學非所用又不能以政學一旦佐明堂出政教
下及民事舉行先王之大經大法定非常決疑變抑幾何
其能濟也間嘗與吾友王子若先吾門王子侶薪私語嘆
息今進士服官須次且十年有志者慕歐公改為之言因

盡草其幼學之習沉酣古人之書與良友討論辨析出而
爛習典故周見聞察識人之情偽以自植其身明理道增
長意識敏練通達而歸之於實用即不必相及古今數人
之列而不愧科名為當世不可少之人歐公所謂道勝者
文不難而自至而兼收焉此亦士君子之所當為者也而
王子兄弟則固已知之早矣若先成進士已七年侶薪亦
補弟子員二人循循雅飭於父母邦族無間言益自砥礪
思有以勉其所未逮視仕宦泊如也今雖以兄弟年來所
為古文稿付梓正以質諸海內名鉅非汲汲要譽者比吾
安得不代為揭之吾於二人之文久已評定茲復詳加點
次反覆吟玩其書序傳記雋爽淡折其衡論往古精切透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藝文

序

五十

亮識力高見地遠舉凡世道民生盛衰盤錯之際了然心
口豈可以尋常測之哉大率王子兄弟之文並皆絕去雕
繪獨抒性情而未嘗不參以古人之法要無不可傳者不
必盡倣歐陽公專家之言然後為吾西江之文也

西昌祀典序

田惟冀

稽肆類之文詳於虞書而六宗山川羣神各以時祭此祀
典所由起也西昌宜祀之神向有專祠而離亂相尋燹燬
失依幸而存者漏月侵霜時深怨恫則祀事之簡畧可知
也記曰德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天地神祇
有不舉者為不敬西昌之功德及民者加地進律昭昭史

冊而獨於宋之六忠元之十義湮沒不傳非所以妥先靈也予建祠設祭因見祀簿所載如名宦鄉賢稱名失據義意沿訛合叅釐定付梓備考外此如劉公祠趙公祠四賢祠忠節祠四節婦祠祠既無存祀亦未舉缺而不載其餘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西昌四祀志序

梁 機

祀法垂為國典其在人也施法定國勤事與夫能捍災禦患則祀之而忠臣節婦孝子義士皆此族也故歷世亦祀於其鄉以其人之可貴而難能也以其事之足以風世摩俗也則夫志其人以比次其事端有賴於言矣傳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太史公曰辭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古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五十一

之良史以紀事也率出一手其或分任必博識乃預其選志亦紀事之書所尚畧同今夫忠孝節義此四人者天實生之以示處變而為人道之防也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久而不渝窮且靡悔其遭逢多所不樂其經涉必歷多時委曲纖悉米鹽凌雜而能以文言道之簡而有體淡而逾綯使讀者如見其人親其事三復流連欲歌欲哭則愛之愛則傳之夫是之謂發潛表隱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也余邑以忠義名邦節孝勵志歷古以來可祀者較盛他邑然未有崇祠今

國家加意褒崇

勅祠分祀鄉人士耆長素以氣節相尚際茲曠典激揚恐後

初以故有司所營偏仄乃擇地而制式廓其模投牒大吏報可而既落成矣又以為可祀者皆可述而志也而由唐至今兩志所登僅四百餘人不免滲漏遺佚或且僅載名而不紀事夫世久言淹名有自來僅載名可也若幽芳顯著畧行奚以徵信於是遠蒐前世之遺文軼行近羅數十年間未傳之懿躅考事徵言傳序銘紀兼收備錄彙而成志名以四祀於義允矣嗟夫行成而名未彰德全而力不逮褒典不及加邑乘不及載往往而是此固有遭逢焉亦即天地之憾也而能使其不至於磨滅斯志之立誠能起而大有功矣顧要在文章之足以傳世而行遠夫文章之難惟序事為最志皆序事之文也通一經之士常影響於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五十二

程度又下則無章矣此即序皇甫贊興公奚有於三都天台哉志之所輯既非一手前後佳篇雖不乏而蕪雜過半在闡揚者方懼沉匿難計工拙然亦未始不深病之嘗造余門請余黠竄成一家言而序以行世余退耕久矣始常不出戶庭而是舉未行既乃被徵書復出主講連歲而志又卷帙浩繁非且夕可以卒業因循久之不暇以為今則開雕且畢矣復以弁言請皆悵然有未經筆削之意余以為生斯土者見義勇而用心勤彰善於常例之外其於四祀可以無負所有遺憾特在文辭余欲載筆而卒不及豈亦有若或憾之者使其遲之又久耶雖然簡篇之事蹟具在也異日者加之詳慎歸於雅淨重鐫問世為風之慕為

俗之型人貴家購美芳徽於採風登姓名於國史於邑祀
不重有光哉而養成氣力以俟後舉是又予與諸君子所
宜極不忘者爾志四祀

泰和縣志卷三十五終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五十三